

自我与自性

[瑞士] C. G. 荣格 著 赵翔 译

Aion: Researches into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elf

人不仅仅是男人或女人，人的心灵具有潜在的完整性。
人一生的使命是个性化。个性化的目标是自性。

自我与自性

[瑞士] C. G. 荣格 著 赵翔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我与自性 / (瑞士) C. G. 荣格著 ; 赵翔译.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2014. 4

ISBN 978-7-5100-7659-6

I. ①自… II. ①荣… ②赵… III. ①自我②自性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412 号

《自我与自性》这一版本的中译本版权属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自我与自性

著 者 : [瑞士] C. G. 荣格

译 者 : 赵 翔

责任编辑 : 黄秀丽 于 彬

封面设计 : 刘 岩

出 版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 张跃明

发 行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 100010 电话 : 010-64077922)

销 售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 17.5

字 数 : 255千

版 次 :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00-7659-6

定价 :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丛书序

自从1976年中国社会逐步回归到发展的轨道上以来，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这个三个字组成的字串，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与过去将心理学贬为伪科学相比，当今社会一是几乎无人不说心理学重要：各个方面的研究人员都向心理学靠拢、从心理学中找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宣称自己是心理学家；高校竞相创办心理学系，大举扩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心理学，或者说是心理方面的研究投入迅速增加；心理学研究论文在国内外的发表数量呈指数性上升。然而，所有人也都同时感觉，国人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差，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越来越令人担忧，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的需求却难以从这些浩如烟海的研究中得到哪怕万分之一满意的回答，由此出现了中国心理学的尴尬与困境。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心理学的状态也是如此。这个状态与马斯洛在70多年前所说的非常相似：“心理学今天已经被扯得四分五裂，实际上可以说已经成为三个（或更多）分离的、互不交流的科学或科学家集团：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除了马斯洛所描述的那些以外，这场混乱中又增加了如今占据主流地位的认知心理学及其假子认知神经科学，使得整个心理学世界更加支离破碎。有识之士不得不认为，当今心理学又一次处于徘徊的路口。

心理学必须研究人的行为，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研究

人的行为、研究社会性的人的行为，当今心理学领域的某些研究工作就完全可以归于其他学科。而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偏向是，一味试图以微观世界的现象解释宏观的人的行为，以为越微观的知识越正确。一些研究就是看哪个脑区的活动、哪个核团的功能、哪个细胞内外离子的运动、哪个基因何时开放等，试图以机械的还原代替研究对象本身，这不仅在哲学层面难以立足，实际结果也必然走向无知论，进而变相忽略了对人的研究，继续下去势必造成心理学学科的消亡。

另一种倾向认为，只有实验室才是提供知识的唯一领地。目前这一观点在我国尤为突出。这种对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主要的知识体系也并非来自实验室的视而不见的倾向，也泛滥于心理学界，结果是除了实验室以外的心理学的思想精华都被排斥了，更无法让这些精华在回答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与心理有关的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

所有的人都认可，人的行为及其心理基础是人类自身所面临的巨复杂问题，甚至有人疑窦以大脑来理解大脑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悖论，更何况人的社会行为远远比单个大脑可能拥有的功能还要复杂。这些思考难免给心理学的研究蒙上不可知论的阴影。在同意心理学要从细胞分子水平到社会水平进行多层次研究的同时，一些人仍然对于通过思辨、实践验证、再思辨、再验证、直到总结出普适理论的研究方法视为寒蝉，这使得我们对高级心理过程的认识、特别是对人的社会性和本性的认识严重滞后。众多因为人的行为而导致的社会问题陷入无从回答的窘境。今天恰逢爱因斯坦诞辰135周年，他的相对论最初也是观察、分析、思辨、推论的结果，是不可能在任何实验室中得到验证的，但最后是在宇宙活动中得到证明的，这对于如何研究和认识人类高级心理过程和行为特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有鉴于我国对高级心理过程和人的本性研究的专著稀少，而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名著颇丰，本着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愿望，世界图书出

版社精心挑选和组织，出版了这套“心理学大师系列”丛书，虽然并不指望它对解决社会问题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但至少可以给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心理人又一次冷静思考“心理学向何处去”和“心理学能干什么”的机会，同时也给社会各界又一次提供了解心理学全貌的窗口，进而为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的新视角。从这个意义看，本系列值得所有心理学人和愿意了解心理学、愿意重新理解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读者参考。此刻，《人性能达到的境界》（马斯洛）、《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弗洛姆），和《自我与自性》（荣格）三本书已经翻译和编排完毕，正在付梓，陆续还会有弗洛伊德、罗杰斯、埃里克森等人的一系列著作出版。这个系列的特点与其说关注的是人的心理，不如说偏重的是人本身及人性的本质。很多著作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甚至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范畴。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就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关于全人类的哲学。我想，这也是这个系列对大众及社会最具意义的地方。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长期致力于服务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最早与中国心理学会合作并始终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出版社。应出版社的邀请，正好就此机会，我就心理学如何面对学科目标和社会现实做点思考，自然都是一孔之见，希望求教于各位方家和各界人士。

张侃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2001—2009）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2008—2012）

2014. 03. 14 於时雨园

序 言

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移涌”（Aeon，希腊文Aion）这一理念的。^①参照了自性在基督教、诺斯替教和炼金术中的象征，我的研究试图探寻“基督移涌”中的心理变化。从一开始，基督教传统不仅充满了波斯人和犹太人关于时间的开端和结束的思想，还暗含着某种过度后的补偿（enantiodromian^②）。这种颠覆，使基督与敌基督的困境出现了。也许，历史上大多数关于时间和时间划分的思考，都被占星术思想影响，正如启示录显示的那样。因此，我把思考重点放在了类似双鱼的符号上，就更合乎情理了——因为双鱼座移涌与基督教两千年的发展相生相伴。在此期间，人类（“人子”）之形象被渐渐地、象征性地扩大，并融入心理层面。而且，随之引起了人们态度的某种变化，即先入为主地设定了古代文本里的敌基督。因为这些文本规定敌基督在时间的尽头出现，所以我们只能用“基督移涌”之辞来自圆其说——这种说法意味着，基督复临时才能找到它的尽头。看起来，这种想法与一个占星术概念相一致：双鱼座的“柏拉图之月”。

我之所以打算谈论这些历史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被无意识如

① 在瑞士版里，这篇序言的开头是这样的：“在这一卷里（《心理论》之卷Ⅷ），我呈现了两部作品，它们虽然有着内在与外在的差异，但之所以被归到一起，是因为它们都谈及此书的主题，即移涌（希腊文Aion）的理念。合著者玛丽-路易斯·冯·弗朗兹（Marie-Louise von Franz）博士在本书中，分析了圣佩蓓图的受难，来阐述自古代到基督教的心理转变。在她的帮助下，我自己的调查寻求……”冯·弗朗兹博士的《圣佩蓓图受难记》（Die Passio Perpetuae）一文未收入此卷。——英编注。

Aeon在英文里是万古永世的意思。本书中指人类永恒不变的精神象征。——汉编注。

② enantiodromian：荣格介绍的一个心理学原则。他认为，任何力量的过分充溢，不可避免会产生相反的补偿这一理念得益于中国的道家思想。——汉编注

此频繁运用的整体性型意象，在历史上已有过先兆。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基督的形象与之有关，拙作《心理学与炼金术》（*psychology and Alchemy*）^①对此已作说明。读者们常常要求我谈一谈，传统基督形象与“整体性”（wholeness）的自然象征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于是，我终于决定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想到这番事业异乎寻常的艰巨，我的决定下得并不容易。因为，要想消除一切障碍和可能的错误所需的那份知识与谨慎，恰恰又是我所存匪多的。我只能适度地依靠自己对经验材料的观察，但我深知把历史证言引入我的思考范围，实属冒险之举。我将诸如基督形象以及其他象征扩展到心理学层面，甚至看似把基督象征降为“整体性”的心理意象的整个过程，仿佛在继续历史上的同化过程。不过，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也知道自己所担当的责任。我的读者们请务必切记，我不是在作信仰声明，也不是在写一本带偏见的书册，而是在思考：某些事物怎么才能用我们现代的意识来理解。这些事物是什么呢？我断定它们有被了解的价值，而它们显然处于不被理解的危险之中，可能被遗忘吞没。最后，对它们的了解还将大大纠正那迷失了方向的哲学，有助于我们了解心灵的底色及灵魂的暗室。此书的内容经过了我多年的构建，源自与各年龄、各行业人士的不计其数的谈话，也源自与我们这个社会里困惑、迷茫、被社会弃绝的人的谈话，这些人几乎与所有的欧洲文化断链，他们陷入一种受暗示性的状态——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乌托邦式群癫产生的动机及原因。

我秉持医师般的责任感，像医师一样写就此书，所写的并非皈依之言。同样，我也无法像学者那样用己所长。我固然可以躲在自己的专长背后安然无恙，而不是从我寡陋的历史知识出发，将自己置于批评之中，让学者的声誉遭人置喙。虽能力有限，年事既高，疾病困扰，但我已竭力援引，以证实己见，并尽可能言之确凿。

C·G·荣格

1950年5月

① 第五章，“石与基督的类比”（The Lapis-Christ parallle）。

C 目 录

CONTENTS

丛书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自我	1
第二章 阴影	5
第三章 会合：阿尼玛与阿尼姆斯	8
第四章 自性	19
第五章 基督，自性的象征	32
第六章 双鱼的符号	66
第七章 诺查丹玛斯预言	87
第八章 鱼在历史上的意义	94
第九章 鱼的矛盾象征	109
第十章 炼金术中的鱼	117
第十一章 炼金术对鱼的解释	145
第十二章 基督教炼金术象征意义的心理学基础	164
第十三章 自性在诺斯替教中的象征	175
第十四章 自性的结构及动力	217
第十五章 结语	262
出版后记	266

第一章 自我

研究无意识心理学的经历，让我开始构想某些新的概念，自性（self）就是其中之一。之所以如此称呼这个实体，并不是要取代那个被人称为自我（ego）的东西，而是要把自我包含在一个超越几何坐标（supraordinate）的概念里。我们理解的自我是个错综复杂的因素，所有的意识内容皆与之相关。它可谓意识域的中心。自我由经验造就的人格所组成，故可谓一切个人意识行动的主体。心灵内容与自我的关系，形成了自我的意识标准，因为只有被表达给主体的内容才能是有意识的。

借由这个概念，我们描述并限定了这一主体的范围。从理论上讲，意识域没有边界，因为它能够无限延展。从经验上讲，当碰到未知物时，意识域的边界就会出现。未知物包含一切未知，故与意识域的中心——自我，毫无关联。未知物可以分为两类：一者为外在对象，可供感官体验；另一者为内在对象，一经出现即被体验。前者于外在世界中构筑未知物，后者则于内部世界中进行。我们把后一个地盘叫作无意识。

自我，身为意识内容中特别的一员，并非简单或基础的因素，而是个复杂的因素，在此我难以巨细靡遗地讲清楚。经验告诉我们，它有两个看似不同的基础：一曰肉体，二曰心灵。肉体基础可综合体内知觉而推知。对于这些知觉而言，它们拥有心灵的本性，且与自我有关，故为有意识者。它们产生于体内的刺激，仅有部分超过了意识的阈限。这些刺激中，有相当比率者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换句话说就是在阈下发生的。虽说是阈下，但这未必说明它们的状态仅是生理上的，除此之外，

还应有心灵上的。有时，它们能够超过阈限，成为感知觉。可是，在这些体内刺激中，无疑还有大量未被意识到的，而且它们显然也配不上任何心灵的本性——当然，认为“众生皆属灵”另当别论。我之所以反对这个难以论证的假设，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把心灵的概念延伸得毫无界限，且生命被说得可以超乎事实依据。放诸四海皆准的概念，因为太过模棱两可，常常用处不大。因此，我建议，只有当人们确可凭借意志改变条件反射或本能作用时，才使用术语“心灵”。在这里，我得向诸君提及拙文《论心灵的本质》（*On the Nature of the Psyche*）^①，在文中我用了更长的篇幅来定义“心灵”。

那么，自我的肉体基础就包含了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因素。心灵基础亦然：一方面，自我依赖于整个意识域；另一方面，它也依赖于无意识内容的总和。后者又分为三类：第一，可自发重现的暂时的阈下内容（记忆）；第二，不可自发重现的无意识内容；第三，根本无法被意识到的内容。就第二类而言，若阈下内容自发性骤增，它还可以进入意识。第三类则只是个设想，我们可从逻辑上假设它潜于第二类之下，其所包含的内容要么尚未骤增入意识，要么永远不会进入意识。

所谓自我“依赖于”整个意识域，并不是指它由整个意识域所构成，而是指它与意识域难分难辨，宛如一体。自我仅是意识域的参照点，立足并受限于上述肉体基础。

虽然自我的基础处于相对未知和无意识的状态，但自我却是一个绝佳的有意识因素。我们甚至可以从经验上发现，自我是个体后天习得的。它似乎发端于这种肉体与环境的冲突，一旦成为主体后，会与内外世界发生更多的冲突并从中获得发展。

虽说自我的基础是无限的，但和意识一样是一个整体。在理论上，

① 第371段及以后。

自我这个有意识的因素，可以被完整地描述。不过，各种描述就算合起来，也永远无法画出一幅有意识人格的全景。那些不为主体所知的特征将被忽略，而一幅全景必将囊括所有因素。即便在理论上，人格的全部描述也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它的无意识部分是无认知能力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无意识的部分绝非无足轻重。相反，一个人最为关键的品质，恰恰总是无意识的，只可被他者察觉，或者借由外力被艰难地发掘。

显然，完整的人格与自我并不一致，或者说与有意识的人格并不一致。人格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自我的实体。自然，厘清二者之举，仅限于承认无意识这一事实的心理学，对于这样的心理学，此种区别最为重要。即便在法理学中，某种心理活动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亦值得思考，比如在判处责任的问题上。

我建议把这种全部的人格称作自性，虽然现阶段对它仍不能有充分的了解。按定义，自我从属于自性，如部分之于整体的关系。人们说的自由意志，就在那意识域的内部。我这么说，并不是打算提出什么哲理，只是想说明妇孺皆知的“自由选择”或主观自由感受，究竟有怎样的心理事实。可是，正如我们的自由意志会与外界需求相冲突那样，它在主观内在的意识域之外亦会遭到限制，会与自性冲突。就像环境或“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外部事件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同样地，自性加诸自我的，更像一个“客观的发生”，自由意志根本做不了什么。诚然，自我不仅无力对抗自性，而且，在发展的历程中，偶尔还被人格中的无意识成分同化并发生很大的改变。

就性质而言，除非对自我进行正式的定义，任何笼统的描述都是不可能的。其他任何观察方式，都将考虑到个性，而个性附属于自我，是自我的主要特征。虽然，组成这一复杂因素的诸多元素，就其本身而言是相同的，但至于明晰度、情绪色彩和范围方面，它们就显得五花八门了。可想而知，它们所联合而成的自我便是个别的、独特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同一性。

然而，人格的深远变化时有发生，因而其稳定性也是相对的。而且，此种改变不必总是病理性的，也可以是正常范围之内的发展。

自我是意识域的参照点，也就主宰着一切成功的适应活动，因为这些活动皆由意志达成。因而，自我在心灵系统中，扮演了意义非凡的角色。正因为它如此重要，才有了自我即为人格中心的偏见，才有了意识域就是心灵本身之误解。倘若我们对莱布尼茨、康德、谢林和叔本华的某些暗示性思想不甚笃信，对卡勒斯（Carus）和冯·哈特曼（Von Hartmann）的哲学见解将信将疑，那只是因为十九世纪末，现代心理学用归纳法发现了意识的基础，并从经验上证明了意识之外尚有心灵存在的缘故。凭着这些发现，当时还处于绝对地位的自我，变得相对化了。换言之，虽然自我居于意识域的中心，但它是否是人格的中心却是个问题。它只是人格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如我所说，要估算它的份额有多大，或者要衡量它对“额外意识到的”心灵有多依赖，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它的自由是有边界的，它的依赖性通常是被决定好的。我以为，自我与无意识的依存关系不可小觑。当然，对那些已然高估后者重要性的人，我无须赘言。鉴于误判所致的心理后果，我们需要一些正确测量的标准，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

从意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无意识的内容可分为三类。但从人格的心理学角度来看，则出现了两种“额外意识到的”心灵：一种内容是个人的，另一种内容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前者的内涵即个体人格的完整成分，因此也能够被意识到；后者则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始终不变、处处恒等的品质或基质，一种心灵本身的品质或基质。当然，这也仅仅只是一种假设。我们推及这个论断，借助的是经验材料的特性，而非依靠下面这个高概率事实：因所有人的心理过程都是相似的，因此必是基于普遍性的，非个人的，符合某一规律的法则的。这就好比本能在个体中所体现的，仅仅是众人皆有的本能基质之局部。

第二章 阴影

无意识的内容由个体后天习得，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却充满了原型，这些原型自始至终亘古不变。它们同本能的关系，我已在其他地方论述过。^①从经验的角度来看，特征最明显的原型，对自我的影响往往最为烦扰与频繁。这些原型便是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②其中，最易理解、最易体验的一种便是阴影，因为它的特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无意识内容获知。这条规则也有一个例外：在一些罕见的案例中，人格的积极品质被压抑，自我基本上扮演的是负面的或反对的角色。

倘若缺乏相当的道德努力，人们便无法意识到阴影。所以，阴影是挑战整个自我人格的道德问题。要想意识到阴影，就要承认人格的阴暗面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做法是任何自知的必要条件，会遭遇相当的阻抗。这是一条准则。诚然，自知好似一种心理治疗措施，往往需要不少旷日持久的辛劳。

通过对阴暗特征——组成阴影的低下部分——做进一步检视，我们会发现它们拥有一种情绪化的本性，有几分自主性，也有些强迫性，或美言为占有欲。情绪不是个体的行动，而是恰巧发生在个体身上罢了。

① 参见《本能与无意识》（*Instinct and the Unconscious*）与《论心灵的本质》两篇。

② 这里的内容和下一章皆取自1948年在苏黎世为实用心理学学会（Swiss Society for Practical Psychology）所做的讲义。首次发表于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Neuroenkunde und deren Grenzgebiete*, I (1948): 4.

阿尼玛，anima，拉丁文的意思为“灵魂”。在荣格心理学中，指的是男性心灵中的无意识女性人格。相应的，女性心灵中的无意识男性人格为阿尼姆斯。——汉编注

通常，情绪反应发生在适应力最薄弱的地方，同时还说明了适应力薄弱的原因，即存在某种程度的自卑与较为低下的次人格。这些低下的次人格常常伴有失控或几近失控的情绪，因此此人表现得多少有些原始人的样子。这个原始人不仅是其情绪反应的被动牺牲者，而且对道德判断格外无能。

虽然凭借洞察力和良好的意愿，阴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同化为有意识的人格，而经验却提示我们阴影具有某些特质：对道德控制表现出顽固的阻抗，几乎不受任何影响。这些阻抗通常与投射紧密相连，可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并非如此，人们以为它们是一种超越常规的道德成就。一些本来属于阴影的特质，会被轻而易举地当成别人的品质。在这种情况下，洞察力与良好的意愿统统无效，因为情绪似乎——甚至毫无疑问——是由他人引发的。投射的情形无论在旁观者眼中看起来有多么明显，指望主体自知自觉都是希望渺茫的。因为在你打算从投射的对象那里撤回自己情绪化的投射之前，你得确信你已抛出了一道长长的阴影。

让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人。他对自己的投射浑然不知，于是，投射因素便可以无拘无束地找到一个目标和对象——如果存在对象的话——或者造成别的符合其动力特征的情形。我们知道，进行投射的，不是意识主体而是无意识。所以只能说某人遭遇了投射并非制造出投射。投射的作用是把主体从环境中隔离出来，用幻象来替代与环境的真实关系。投射把世界变为一个复本，这个复本长着未知的面孔。最终，它们导致了一种意淫或自闭的状态，让人憧憬某个弗可达致的幻境。接踵而来的杳然感以及更坏的颓然感，也被投射解释为环境之恶，隔离状态更借此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主体与环境间介入的投射越多，自我要想看破幻象就越难。一位四十五岁的患者，自二十岁起就患上强迫性神经症，之后完全与世隔绝。他曾对我说：“说我浪费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五载，我自己可从不承认！”

经常看到这样的悲剧：一个家伙把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搞砸了，却还是无力看到整个悲剧的根源就是在他自己身上。当然，他并非有意识的。他有意识的所为，乃是忙着咒骂这个无信的世界，咒骂它与自己渐渐疏离。自然，还是某种无意识的因素编织了一个幻象，将其世界之本貌掩盖。而这个编织而成的幻象宛若蚕茧，最终将把他牢牢困住。

想要消解诸如此类的投射，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人们可能会觉得它们属于阴影的范畴，属于人格的消极面。但当越过某个门槛后，这种想法就站不住脚了。因为随后的种种象征不再是关于同性的，而是关于异性的，男人会投射女性形象，反之亦然。投射源不再是那总与主体性别相同的阴影，而是一个异性形象。在此，我们遇到了女性的阿尼姆斯及男性的阿尼玛。这两个对应的原型，其自主性与无意识显示出投射的顽固和棘手。和阿尼玛、阿尼姆斯一样，阴影也是众所周知的神话主题，但阴影首先以个人无意识的情形呈现，意识到它并不是那么困难。这样一来，阴影与阿尼玛、阿尼姆斯便截然不同了。前者可以被轻易看破，后者则离意识甚远，通常也很少能被认识到。由于阴影的本性是个人性的，所以，用一点点自检，我们就能看穿它。可是，当它以原型出现时，个体就会遭遇与阿尼玛、阿尼姆斯相逢时的困难。换言之，人要想识别其本性相对罪恶之处，或许还可以做到；但要想凝睇于绝对之恶的脸，却是罕见而骇人的。

第三章

会合：阿尼玛与阿尼姆斯

那么，投射的成因是什么呢？东方人称之为“织女”^①——用舞蹈创造的幻象“玛耶（Maya）”。算起来，我们从梦的象征中了解它还不久，而这个源自东方的密码，却让我们摸到了庙门：显然，这个紧裹的、含纳的、吞噬性的元素，正是母亲^②，亦即儿子与生母的关系、与母亲意象的关系，还有与因他而成为母亲的女人的关系。他的厄洛斯如孩童般被动，他渴望被人捕获，被吸入，被包裹，被吞噬，他寻找着那有魔力的母亲——她保护他、滋养他，外部世界向他俯首称臣，幸福也会降临到他头上。无怪乎真实世界会从婴孩的视野里消失！

无意识常把事情戏剧化，若我们也把上述情形戏剧化，则会发现：在你眼前的心理戏台上，一个栩栩如生的退行者，正从不接纳他的冷酷世界逃之夭夭，寻找他的童年和母亲。通常，他身旁的母亲丝毫不觉得自己的乖宝宝应做一个男子汉，她孜孜不倦地奉献着，完全不顾这样做会妨碍他长大成人。看看这母子间隐秘的阴谋吧，看看他们是如何互帮互助来玩弄生活的。

过错何在？怪母亲还是怪儿子？或许都有问题。儿子对生命和世界的渴望未被满足，此事应该认真对待。他发自内心地渴望接触现实、

① Erwin Rousselle. “Seelische Führung im lebenden Taoismus,” P1. I, pp. 150, 170. Rousselle称织女为“阿尼玛之魂”。常言道，“纺织机，永不息”。我把阿尼玛定义为无意识的一种化身。

② 在此及下文中的“母亲”一词，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指具有母亲功能的一切象征。